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十九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墓誌銘

江陰吳君墓誌銘

君諱方字季仁姓吳氏世為江陰人七世祖範大觀政和累舉八行皆不起後以慈寧慶壽恩封承務郎人不稱其官而稱之必曰八行先生云嘗出私錢治郡學而授弟子業沒因祠之至今不廢六世祖仲基宣和甲辰進士五世祖閱之紹興壬子進士高祖諱某曾祖諱庠祖諱珏考諱世英並晦弗耀母曹氏有子三人君其季也少受經于鄉先生陸子方而於諸子百氏醫藥卜筮數術之書無所不知作詩尚理致不事雕飾然未始自以為高教其子率能有所成立其獎飾後進雖小善弗遺有

過輒面斥之亦無少恕里中子有獲罪於其父將遠而去之者詣君別君諭之曰生育之恩昊天罔極天可逃乎其人大悔遽下拜請歸侍養於是父子如初鄉民有兄弟三人生五子而析居者已三十年君觀其墟落整比長幼有序語之曰吾觀汝家雍睦如此曷不萃而為一乎其人感悟曰仁人之言倍之不祥遂復同居君之啓迪人多此類有盜屢發君所箴一日卒然遇之隣家子也左右欲聞于官君曰吾不能董之為善良暴其事則辱在我耳彼豈樂為盜哉迫於貧耳竟縱遣之後果自媿而改行其能使人化服又如此若家非甚豐於財而樂振人之窮居者行者咸有以資之病與藥餌死與棺槨穀貴則下其直貸錢而弗能償則折其券歲饑有司勸分君自度力不足周一郡乃罄餘粟以食其鄉之人蔡港務官所虧稅錢一千三百緡計

無所出携其女粥於市君聞之悉為代輸因請以女備給使君
拒弗納州官有受代貧莫能歸者死無地以葬君方自治壽藏
輟其地以畀之此尤為人所稱道者也君自奉食無兼味而涼
天佳月明簪雜集觴豆甚設雅歌投壺盡歡而止延祐中故人
有知君者薦為處州儒學錄辭不就自號嬾菴居士以示絕意
於仕進晚築室于家東南將徙居之俄得風痺疾稍愈而復作
臨終顧其子曰人孰無死古人重於得正而斃吾殆庶幾乎其
毋以侈靡之物斂且毋以緇黃溷吾家法汝等能守其身而不
墜詩禮之傳則吾所望也言訖而逝君生於前至元二十五年
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後至元五年正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有
二其年三月二十六日葬順化鄉黃山先墓之側娶朱氏子男
八人長惟誠次惟諒為伯父後次惟訓惟詛惟謹惟謨惟詵惟

評女三人長適常州蔣鉞餘在室孫男二人女二人君葬後三
年惟誠介趙君李文賈君彥高納謁而言曰先人不幸至於大
故惟誠等遵治命速葬未及跣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以圖不朽
懼久且墜逸益重不孝之罪願矜而賜之銘按事狀所述君平
生大槩多可書而惟誠之請又勤懇若是不敢以不文為辭略
翳君之先以八行徵再世文科茂思是承君主盛時不榮以祿
惟行與文是似是續動人者義澤物者仁詠歌道德為時逸民
有子詵詵幹父用譽載其休聲永 封

溧陽孔君墓誌銘

溧陽孔君既沒之明年其孤汝舟汝楫將奉柩以葬前期汝舟
俾其子惟中走錢唐以銘來屬按狀君諱學詩字文卿六世祖
按自魯徙吳曾大父潛又自吳徙溧陽而占籍焉大父應祥始

務治生產以殖其家父庭秀以謹厚克承先業有子二人君其次也至元乙亥國朝取宋之師至金陵寓公趙待制淮起兵溧陽被執不屈而死君年甫十有六竊自念曰彼大臣子且有位序死固其所蚩蚩之氓安知天命所歸徒取死無益也乃贊其父率衆詣軍門鄉井賴之以完主帥奇之因挾以北上欲薦于大府俾效官使君之父適遣人以物色訪得君所在君慨然曰吾獲為太平民終養其父母幸矣奚以官為懇辭得南還君持身以正家法甚嚴而濟之以恩伯兄蚤世撫其遺孤如己子中分田廬擇其美者授之族姻里黨之窮乏必加周卹而不以為德他可便於鄉鄰者無不致其力大德丁未之饑食其餓者瘞其殍死者天厯己巳荐饑亦如之且傾廩粟以助官府之弗給法當得官有司將上其名于銓曹君謝曰吾以有餘補不足爾

豈藉是榮吾身哉况以入粟而賞官何榮之有識者尤用敬服君素剛介人有過輒面斥責即貴勢無所避故與世多忤有誣陷以不法者平昔所怨忌又旁咻而力擠之長吏覲君有所請託抑弗為理君曰吾心無媿於天人惡能勝天哉已而卒得直擠之者乃自悔而君無幾微見於辭色第戒其子曰汝輩毋懲所遭而怠於為善亦毋以家之豐而不由於禮惟勤生可以繼其先惟知學可以淑其後至其子能自植立遂悉付以家事日與賓客從容於琴冊觴豆壺矢間二子列屋而居號南北宅君往來惟意所適而安焉不以久近為計也君嘗大書性字於座右謂人曰能循性之自然則無入而不自得矣人因稱之曰性齋云君卒以至正元年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二葬以二年某月某日墓在所居里陸上原先塋之次娶教氏前三十有

一年卒子男二人汝舟汝楫也孫男五人惟德惟和惟中惟良
惟懋女四人壻曰蔡翼張濱宗應槐湯某曾孫男八人女五人
玄孫男一人女一人蓋君平生大槩內有所養而不撓於物外
無所慕而不累於名近乎古所謂鄉之善士者可銘也已銘曰
君家于南由友分歸而求諸遠有異聞見幾者知利物者仁
為而不匪以資身惟是浩然彌久獨存安常委順訖為全人
亦既有年有子有孫有銘昭之刻在墓門

樂平朱君墓誌銘

至正元年秋予與建德推官李君梁同較文鄉闈南士預薦者
二十有八朱公仙其一也於是公仙之父歿已十有一年葬亦
五年矣又六年而公遷用特恩為吾婺學正奉李君所為狀來
謁銘誼不得辭君諱以寔字寔傳饒之樂平人始居萬全鄉之

石潭三徙而居永豐鄉之文充族日以大至君愛金山鄉碩德
里山水之勝又徙居焉其先有仕南唐者曰兵部尚書鈞譜諱
散亡逸其世次大父曰國章生於宋季晦德弗仕父曰君美博
學有文而多材能李公庭芝提點江東刑獄奉書幣迎致之將
授以官力辭弗就君生十歲日記數千言十二能屬文十四而
宋亡遂絕意於仕進至元間有大浮屠領其教門事貴勢熏灼
或謂往拜其座下一官可得君曰李公庭芝南朝正人吾父尚
不肯出其門下浮屠何為者耶吾膝不可屈也郡守周侯天驥
以書推薦于當路君掉臂弗顧周侯媿謝焉
國朝用科舉取士有司強起君就試一不合輒不復踐場屋蓋
其父子之出處如此初君之少也頗務汎覽工文辭聞吳先生
中復以石洞之學倡於其鄉與伯兄季弟征從之游盡棄其學

而學焉君之學尤長於易覃思三十年著書曰六十四卦餘義
謂伏羲之卦止於八文王拘羑里重為六十四而名之周公困
於流言又作卦爻之辭以明之易興於憂患文王周公父子事
同故因象而繫以事象非虛設事非空言所謂以身立教也既
刻其書而不輕出故時人鮮有知之者他詩文曰偶得集者若
千卷雖窮不自聊而言辭和適無所怨懟其自養也厚矣此又
君師友源流學問之功可見者也君性孝友每恨居貧無以奉
甘旨凡祭享于家展省于丘墓必為之隕涕居家有禮妻子伺
其喜怒莫敢犯交朋友處鄉黨以莊敬至教人則下其顏色而
誘掖之樽酒從容抵掌談笑人愛之而弗敢狎也晚歲結廬田
野間其東北有高山多爽氣方欲納其清華以葆遐齡俄一夕
夢其師告之曰明日與子講大學誠意章自今子其脫然矣詰

旦占之不解其夕遂卒至順二年十二月十日也享年六十有
九其葬以至元三年十二月某日墓在所居西南若干步君所
自卜也娶董氏後兩月合葬焉子男四人長公進次公遠次
公迪次即公遷女一人適汪起龍孫男七人女二人予聞之孟
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君父子自信特立不失身於
人可謂有所不為矣負其材藝而卒莫能有所必為豈非有志
之士所為歎息痛恨者乎公遷遭值盛時以文學自奮而汲汲
焉圖其不朽此孝子仁人之用心也來者詎可忽諸銘曰
範我馳驅大道孔夷人謂其迂捷出他岐猗歟朱君自信不疑
觀父之行以潔其歸往而不返匪佚乎私其行其止得易之時
惟不有逢以卒不施尚克有子乘時奮飛進也以漸不亟不遲
後有興者監茲銘詩

祈門李君墓誌銘

君諱與廉字子常姓李氏其先唐宗室廣明之亂避地東南至欽之黃墩兄弟三人祈為三族居祈門孚谿之槃田者曰鴻君始祖也十世祖秀有子六人六子而下兩世合百有二人後益蕃衍遂為其鄉之望君曾祖諱俊祖諱聖任父諱如深因所居以為號曰盤隱宋末干戈未定之際里人皆賴以安母熊氏君於兄弟五人中最幼熊氏出也生而秀異既長躬行孝悌侍父疾衣不解帶者三年父沒四年而母亦歿居二親之喪動必以禮俚俗誕妄不經之說悉屏去之葺先廬以奉其長兄而別為諸兄築室乃依山結屋而居焉長兄官池之青陽往省其疾越翌日兄卒其長子甫四歲次未晬奉寡嫂扶護其喪以歸次兄繼卒而兩庶兄亦卒為經紀其家事曾無彼此之間祖墓世遠

多蕪廢率族人訪求而表樹之割己田若干畝立祠於十世祖墓而刻其譜系陷寘壁間族人有子孫貧乏徙他郡而人竊賣其墓地者有夫婦俱死子幼而人竊賣其田土者悉為出力盡復其舊外舅姑沒撫其二子至於成人又皆死為立後而葬焉諸姊來寧而沒者則為治喪而育其子嫁其女從夫遠宦而老且病者則迎歸而為其子納俾職奉養夫與子俱亡而無依者生則養之死則葬焉其篤於倫理類如此君與人交無親疎各盡其情然剛直尚氣節臨事果敢歲饑民相率盜取人粟長吏庸孱畏憚託故避去君以為稍緩將滋蔓而為亂奮身勇往擒其首惡餘黨皆駭散因出所儲以賑其不能自食者人尤以是稱之所居有澗水出兩山間架石梁其上以便行者暇日則治東園蒔花卉作亭其中而於其外疏泉為池構屋其上日乃與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九

七

躬行孝友出乎天性由家而鄉是亦為政隨所設施利興害除
山謳海謠化為詩書觀頤自養屏絕世事蟬蛻溷濁儵然而逝
重泉永閔宿草屢新發其幽光惟 有人雲山蒼蒼遺風故在
昭以茲銘揚芬千載

諸暨陳君墓誌銘

始予為諸暨州判官聞陳君兄弟以尚義稱其鄉君兄用薦者
起家教授平陽州以母老辭不赴然樂與一時賢士大夫游而
君自蚤年雅志丘壑或勸以仕則應之曰吾學不如古人才不
如今人縱有以榮其身寧不媿於心耶由是人莫敢強君方晏
然自適不以世故屑其意世亦鮮有能知之者予去官後數歲
偶過君所居紫巖之 從其兄出謁予觀君進退有禮聽其
言又皆質直無所矯 而於其兄唯諾甚謹竊敬異之別後聲

問闊絕已十年君之壻王仲楊俄以君訃至且求予銘君墓輒
不讓而銘之惟陳氏自宋金華令枋始家于諸暨至君之曾祖
諱某祖諱良仁父諱開先三世俱不顯母馮氏有子四人君其
也君諱嵩字以高弱冠罹寇難先廬盡毀伯兄元震仲兄元
凱咸沒然次 孫則教授君與君同奉母命殫慮畢力撥拾殘
敗之餘銖積寸累再涉寒暑家乃復完割田若山六千餘畝建
義莊義塾聚族人之不能自食者養之其未知學及里中子弟
來學者教之事 朝為下有司表其居曰義門云君事

母善承候顏色晨羞夕膳必極其甘旨母年六十君與教授君
捐宿逋之錢四萬餘緡願以增母壽母年九十有六而終君哀
毀骨立比免喪酒肉不入於口教授君卒君尤悲不自勝哭之
曰吾同氣惟兄在耳茲 我而逝自今以往出入將誰告事

可否將誰取裁乎因徙居義塾大治其屋室而益以私田若干畝凡教授君所欲為而未遂者悉以身任之每為子姪言成立之不易而戒以勿墜先訓至正二年君年七十其年五月二日不疾而卒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娶姚氏子男三人長嘉言次嘉績君以伯兄之嗣俾為之後次嘉善女一人適王仲楊來求銘者也孫男二人君為人坦易高朴讀書不務馳騁於文華而孝友出於天性與人交一以真實人或負之未嘗與較雖晦迹不仕而行脩於家澤施於人非果於忘情斯世者是可銘也已銘曰

陳望穎川實惟大姓來家於越由金華令中隱弗耀逮君兄弟兄棄其官君亦不仕擇義而行嗇已裕物匪樂乎獨以私其佚有煇大書表于宅里銘昭其藏詒爾孫子

華亭黃君墓誌銘

始予校文鄉闈華亭黃璋首以薦書北上試有司不合而歸益肆其力於學無少懈及予起自退休入直詞林被旨預聞試事璋以再薦而來竟不偶予能得之於二十年之先而不能不失之於二十年之後方用自愧而璋殊不以欣戚累其意躋予門再拜而言曰吾家上世未有以官業知名於時者璋卅歲就學吾大父暨吾父延名師開導而飭厲之甚至庶幾躋攀分寸為閭里之榮而吾大父已不及待大父沒且葬十年而吾父未有以表于丘隧盖有望於璋而璋又鄙劣不克自振無以復于吾父失令弗圖懼久遂廢缺辱賜之一言俾吾大父沒而不亡吾父亦有以自慰璋雖為明時棄物無憾也予竊矜其志而嘉其言之有禮弗敢拒也序曰君姓黃氏諱允恭字敬翁松江

之華亭縣人自曾祖昌祖原長父文榮逮君皆弗仕君為人謹厚而嚴恪服食不事侈美江南新附之初愚民未洽於教化多相率為盜君年二十餘痛其家焚掠無遺夙夜苦心勞形期復先業絲蓄粒聚家以苟完久益充裕或有急而求假貸必如其請貧不能償則折其券與人交篤於信義或以非理相加忍弗與校性至孝母吳氏年垂百君之年亦踰七十溫清定省未嘗輒廢遭喪致毀不嫌其過乎哀歲時子孫捧觴為壽必諭以勤儉保家為務元統元年有詔旌高年耆德之士府以名上于行中書省命縣長吏詣其家表署如式御史安公為大書其里門曰旌德云君結廬先隴之側優游息偃既壽而康出入動作無異少壯時偶感微疾而遽弗起屬續神識不亂大斂面如生其善自持養可知也君生於宋寶祐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卒

於今至元五年二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七以其年三月某日葬于胥浦鄉泖環里父墓西若干步娶許氏子男一人曰鉞璋之父也女一人適許庭芝孫男三人琛本君庶子命為鉞之子珪無錫州新安巡檢璋以天歷二年至正四年兩取鄉薦今用特恩當補官未調女一人曾孫男三人女七人玄孫男二人女一人子聞之歐陽子曰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君積累之素傳于再世以其時考之不為不久矣為善之報果何如哉始為之銘使刻以俟銘曰

緊君之先未有顯聞積善自躬傳子及孫既蓄既播而又肯獲不以無年輟而弗作其種其種物之不齊日至而熟食之以時惟銘可徵刻此貞石告于後人用勸無斁

秦氏之先出於魯公伯禽有以公族為大夫者食采於秦以邑為氏漢徙大姓實關中始家于京兆其後有仕宋政間通籍于朝者於君為九世祖建炎初自汴都隨蹕南渡因僑居于金陵故君為集慶路之上元縣人累世亡隴皆在上元之華野族日蕃衍殆百餘房有兄弟並膺鄉薦者至今兩派子孫猶以大貢元房為別大父諱世修端平中始出居郡城之報恩坊與其子三人皆晦迹弗仕其中仲子諱淮英君之父也君諱士龍字仲翔生於國朝至元癸巳資質魁偉自幼凝重如成人性仁厚樂易篤孝於親待族姻有恩接賓朋有禮尤憫儻喜矜人之急鄉鄰有假貸弗能償者不責也天曆己巳歲大侵民乏食捐錢五千緡易粟以賑之江淮間有巨商偶與君為市而遺其橐金君拾而藏之以俟日且暮商號泣而來曰家貲盡在是今

一旦失之矣君問為金幾何商以實對君驗其數與所對合即舉而歸之商請以其三之一為報君峻拒而不納識與不識咸稱其長者君平居衣無華飾室無嬖寵貌溫氣和未嘗有疾言遽色至於見義勇為則毅然如烈大夫讀書務明大義教子必延名師躬自執簡相與講說論辨而訓飭焉諸子亦能刻厲而俱有成立君晚益不出日以觴詠徜徉於山水花竹間邈然若與世相忘者金陵臺府所蒞名公大人見君莫不器重之至正辛卯某御史舉茂異又舉遺逸皆不應濟南張公夢臣為中執法遇君尤厚君自號雷淵公為大書扁于所居之堂丙戌秋次子德新由行臺書佐從事浙東憲府欲奉安輿以行君不可已丑春因謁先墓於江寧縣鳳臺西鄉慨然謂長子德基曰孤死首丘不忘本也我死必葬我於此卜兆云吉手植檜一本識其

處尋以是年五月六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七娶某氏子男二人德基德新也女三人長蚤夭次適王元誠幼在室孫男三人女三人二子遵治命以其年七月八日奉柩即君所卜鳳臺西鄉之大黃岡湯家山葬焉德新既解奏羗之職歸持服暨從吉復至浙東會予以老得謝歸卧林麓德新以予友太常博士胡君助之狀來謁曰先人生死祿仕名不登史冊葬宜有銘以昭不朽敢以為請予觀宋之中葉遭值多故士大夫扈從而南顯融於時者固多堙滅無聞者亦不少有如君家一門九世以儉德自保而其澤流彌久弗衰豈易及哉君際今 聖代諸公不無望其稍出所韞以應時須而君雅志恬退訖以布衣終蓋君之為善雖不必躬食其報而有子能亢其宗方興未艾尚何憾焉銘曰

秦故官族由返而昇世有隱德不居其名君生成時可仕而止薦書交馳卒不為起眄彼丘園水清木深我自樂此而有遐心可欲者善孳孳朝夕積之也久發也不亟委祉所及承之有人揚其幽光耀于無垠鳳山之原窈乎玄宅山雲下垂范此新刻

呂君墓誌銘

君諱權字子義姓呂氏婺之永康人諱楚者於君為曾大父諱茂者於君為大父至元間嘗宰鄉邑後輒隱弗仕父名汲母朱氏君幼習於禮度以簡靜自持不妄言笑服用無華飾然其立志果銳遇事機警母沒時年甫十三能助父理其家益練達於世故撫弟妹尤雍睦有恩大父深愛之指以語客曰是兒他日必亢吾宗會貢舉法行君慨然思奮拔以自見而雅不欲溺意俗學聞鄉先生許益之講道八華山中負笈往從之游考質玩

覃思或竟夕不寐儕輩推其精勤君娶胡氏有子曰炳蚤夭因以哀致疾庸醫投藥過差久弗效泰定三年秋疾少間有司強使就試鄉闈適疾復作而止沈痾荏苒閱十四寒暑浸成衰弱以天曆二年八月辛卯卒於家得年三十有八將終告其父曰生不得盡人子之道死又無後請以弟機之子烜嗣父如其言而命之始君自書其夢中之語曰青壁雖萬里白雲只三尋莫知何義至是以其年之脩短驗之若有數然君所為詩文皆不苟而無留橐其父卜以元統元年十一月己酉葬君于義烏雙林鄉住山之原哀其有用而不試有作而不傳無以慰前人之望自誌其壙累數百言猶以為未足復俾予即其窆石系以刻辭予雖不及識君而辱與其父有雅故知其言良信乃撮取誌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受材之美兮逢時之昌良工範我兮游夫康莊嗚不使年兮過而莫揚訊之故老兮我夢何祥昭回在上兮草木承光墮珠重泉兮幽幽其歲父老子幼兮天之蒼蒼孰紆其哀兮薦此石章

魏郡夫人偉吾氏墓誌銘

至正元年四月二十日今吏部尚書傑哲篤公之夫人卒壽四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深陽州某鄉某山之麓尚書既親志于幽堂其子傑伯僚遜等復以尚書之命徵予銘揭諸封隧用昭示于後人予辱與尚書有同年之雅故不敢以不文為解謹按夫人諱月倫石護篤字順貞系出偉吾氏曾祖諱雍吉脫忽倫由雍吉脫忽倫而上世仕本國祖諱脫烈事

世祖皇帝為功德使以勞績被褒錫甚厚桑葛秉政嫉其能而惡其不附已誣構以罪遂遇害考諱八里麻吉而底資善大夫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妣廉氏中書右丞布 迷失海牙之女夫人生而聰慧稍長能知書誦孝經論語女孝經列女傳甚習見前史所記女婦貞烈事必再三復讀而歎慕焉年十七歸于

傑氏傑氏本突厥之貴戚自唐以來世相偉吾氏遂為其國人尚書之曾大父曰莊簡公岳璘帖穆爾大父曰忠愍公合刺普華父曰忠襄公傑文質仕 皇朝咸至大官偉吾氏之國實

古高昌地忠襄以上世嘗居傑輦傑河因以傑為姓示不忘乎初也其在高昌最為鉅族而夫人出自名閥以淑德克配君子事其姑高昌郡太夫人盡孝甘毳溫涼無不曲致其誠處妯娌雍睦无間言率羣婢治絲枲與凡女工之事必以身先之太夫人嘗曰新婦孝順吾將就汝終老焉尚書起進士由太常出為西臺御史夫人獨留大都天歷之初兩京軍旅並起朝貴多以疑似獲罪妻子莫能自保關右道阻音問不通夫人日夜號泣以幼子屬諸保姆曰脫有不虞汝等各圖生全以撫育孤兒吾惟以一死報所天耳尋挈家而南及尚書遷南臺御史夫人侍

太夫人居高郵俱病疫夫人力疾躬視粥藥太夫人竟不起夫人晨夕號慟聲徹閭外春秋脩其時事哀慕如初喪尚書出僉廣東憲司事彈劾無所避忤大臣意解印綬徑去與夫人至江東時忠襄方買地於溧陽州永成鄉沙溪之上奉忠愍而下六喪以昭穆序葬竣事舉酒以祝曰新婦佐吾兒生事葬祭孝故不怠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如新婦吾宗尚有賴焉未幾夫人屬疾不脫茵席者五年日訓其子曰吾鞠育汝等良不易吾病久且死汝曹務強學力行兄弟和睦毋聽婦言毋蓄私財吾見恃才驕傲取敗者甚多汝等能以為戒吾瞑目無憾矣繼而忠襄即世夫人起治喪事如未病時由是病增劇親黨來候問猶以溫言慰之叩以遺命笑而不答臨終精爽不亂夷然而逝夫人初以尚書貴封樂安縣君進封南昌郡君今追封魏郡夫人生

男十八長即僕伯僚遜 御位下速古而 登至正五年進士第今正端本堂正字次僕理台國學生今為豐足倉使次僕帖該鄉貢進士今為翰林國史院譯史次僕德其今上皇帝潛邸速古而 次僕吉思次僕弼次僕 皆國學生餘早夭女三人懿寧許嫁廉咬咬平章政事大師恒陽文正王從曾孫也餘亦夭孫男四人長壽延壽海壽山壽女三人尚幼

銘曰

姻聯之盛詩詠碩人婦功婦德莫得而聞夫人之先為國近臣子歸有家顯顯相門從夫而貴正位小君匪矜其儀翟弟朱幘英華外發黃裳之文音容未遠聲猷具存孰揚其名子孫振振授予彤管寫茲蒼珉

穎川郡太君江氏墓誌銘

故贈中順大夫同僉通政院事騎都尉追封潁川郡伯陳公
芹之夫人江氏諱愛其先燕之宦族夫人年十七歸陳氏陳氏
世居溫之永嘉通政府君之曾祖贈秘書卿永嘉郡安惠公諱
景彥曾祖妣永嘉郡夫人王氏祖贈集學賢士嘉永郡恭僖公
諱春祖妣永嘉郡夫人楊氏考贈大司徒溫國康順公諱自中
妣溫國太夫人楊氏溫公之兄宜中為宋丞相悼宗社之淪覆
棄官浮海去而溫公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屯分水關亦執節
以死五子存者三人長即通政府君次曰萍次曰葭皆育于外
家婺之蘭溪楊氏江南臣附楊氏以三子歸于京師葭先卒萍
寢長厯事

成宗

武宗

仁宗三朝為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宣政使故通政府君先三
世以司徒貴顯被褒贈通政府君未及仕而遽卒夫人所生子
曰愛穆柯蚤以門功入備宿衛受知

今天子由奉直大夫大都留守司判官遷朝列大夫副留守乃
用著令追命通政府君以今官階勲爵而夫人從封潁川郡太
君夫人幼秀慧善女工能誦孝經論語孟子而知其大義事通
政府君甚恭謹居喪無違禮撫其孤慈而嚴每謂陳氏故宰相
家不宜令子弟廢學至粥簪珥延師以教之治家有法內外無
間言平居刻意於梵典日誦法華金剛諸經寢居後以靡他自
誓因斷髮為比丘尼事聞 宮掖賜名淨行俾祝釐於內祠歲
給衣糧及侍從者五人至正八年冬十一月俄感微疾九年夏
五月疾亟遂以其月二十五日終于京師安富坊之寓舍壽

十有三子男一人即愛穆柯女一人曰娟亦為比丘尼居禁
司徒有子曰達幼孤夫人鞠之如己子至是同愛穆柯奉柩至
南以十年春二月某日合葬于蘭溪某鄉某原通政府君之
初夫人屬疾朝廷宣醫診視相繼於道於其葬也
上命賜賻楮幣五千緡中宮所賜半之前葬愛穆柯使達以
狀來曰維吾母生有淑德克配君子遭家多難而能曲全婦道
陳氏之不墜其宗者吾母實有力焉不可無以昭示于後嗣幸
序而銘諸潛不敢辭謹據狀所述為之銘曰
猗歟夫人來嬪相門溫國之子司徒維弟乃於其間不有撫仕
九原莫作舟移於壑藐茲遺孤其將焉託夫人守義斷髮自誓
保之育之俾承先志適觀其成克有列位假疏榮夫人是膺
翟第以朝日侍內廷弗居其有委命真垂順寂而逝不留不處
哀動中宸訃聞富仁卹典所加便蕃錫予靈輶南邁葬從夫君
銘以昭之刻于貞珉

宜人賀氏墓誌銘

故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杜公之配曰賀氏以恩封宜
人有子曰凱為察院書吏因就養於金陵至正八年九月二十
六日卒于寓舍年七十有二凱等奉柩葬于城西仍自東里啓
御史公之殯合窆焉爰以書及新安唐君之狀來謁於予曰凱
忝承先人之遺祉獲從事於臺府休沐之日吾母必切切以先
人平昔貞白之操加焉凱之無所肖似而不至大缺失者
吾母伸先人之教所致也今吾母已矣不可無以垂示後嗣
昇之銘按狀賀氏冀寧之榆次人先世俱晦迹弗耀宜人生有
淑德稍長能誦四書年二十父母擇所宜與得御史公而歸焉

御史公諱質字文美與賀氏之家居同里少孤能自植立負材氣而篤於學以節義自期見稱諸公聞其教授於鄉學者多負笈而至宜人主中饋尊賢禮下舉中其度而不過乎儉每以不逮事舅姑為憾歲時御史公脩其祀事惟謹御史公之伯父伯母俱在堂宜人奉之甚至處妯娌以和諸姑及笄而貧不能嫁則脫簪珥發篋篋以與之無所靳宗黨有困乏必厚其周給里中婚姻失時者數家資其助尤多其孝弟慈天性然也御史公用集賢大學士郭公御史中丞冀公薦召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會京師大疫猶子某證危甚家人懼傳染莫敢近宜人曰死生有命詎忍坐視其斃耶乃躬治粥藥調護之訖賴以安御史尋入為椽中臺歷燕南河北山南江北兩道憲司經歷遂拜御史之命宜人之族有來謁者輒止之曰杜君以文學起家以

廉介取知王公大人勿以我故損其名夫名猶水也覆則不可收矣幸无訝焉人服其有識御史公在官歲餘終于位宜人號屢絕不數日髮盡白寢居去鄉井遠雖食貧而教其子不廢皆至于成人初宜人歸御史公未幾因宴集得金釵於座隅遣徧詣所親問誰所遺母黨王氏方疑其侍婢筆之幾死釵出婢乃免家童執燭誤焚紙帳諸子怒曰明當撻汝宜人亟呼來前撻而諭之使去曰奴輩愚騃不即撻竟夕恐怖必生他故其慮事之遠如此宜人方無恙時凱忽語人曰夜夢地震而室傾坤道母象也兆見於夢奈何既而宜人果邁疾凱忘食廢寢衣不解帶幾兩月疾竟不可為臨終戒諸子謹守先訓而勉諸孫以力學且令居喪勿用俗禮言畢而逝子男四人長矩用廕入仕今為某官次倫婺鳳州儒學正前卒次即凱由江東福建浙東

三憲司書吏升居察院次愚汀州路寧化縣北安峇巡檢女三人皆早卒孫男七人女三人唐君之言曰世有賢如御史公而不得宜人之賢以媿其德者十百也以御史公為父宜人為母而不得如凱之賢子以趾其美者千萬也予是用考其三從而得其可銘者而銘之銘曰

內言不出孰得而稱觀夫所從善乃可名惟時令淑相其夫子恪共憲度正直是履教誨爾子不替其承乃纂其緒乃鴻其聲作為銘詩用垂貞則表于丘墳昭示罔極

宜人陳氏墓誌銘

太常博士東陽胡先生之夫人陳氏同邑甘泉鄉太平里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世業儒母徐氏夫人生三十有七年歸故氏以先生貴封宜人年七十有六以至正六年正月四日卒

子瑜卜以九年十二月某日奉柩葬其鄉之履善原前葬以狀來謁銘瑜之言曰

國朝之取宋也其將相大臣擁度宗二子由婺入閩大軍追之多所殺戮羣盜乘時竊發吾邑被禍尤酷外祖扶老携幼避匿山谷間吾母時甫六歲飲食起居未嘗斯須去左右外祖二女長陷於兵惟吾母在側尤所鍾愛必欲擇名士與之未及如其志而外祖外祖母相繼淪謝吾母悉出所儲奩具以治喪親黨莫不稱其孝吾父之前夫人生一女而沒未有適嗣聞吾母賢乃聘為繼室越二年而瑜生吾父以儒學起家入通朝籍在外之日多家務皆吾母綜理之吾父所以得遂其宦遊而無後顧之憂也吾母視瑜兄弟輒請中分之人以為難瑜幼多疾吾母撫育備

至須其長而教之聞瑜知親師取友則喜見顏色吾父久留京師亟為瑜授室瑜初得一女以未有子為憂及瑜構新居于邑中以奉吾母而瑜連得三子喜不自勝吾母貌豐厚而志恬靜不妄言笑自少見外祖母勤於女工習之不忘瑜間嘗進而言曰家幸粗給饘粥有妾媵以任縫紉何自苦為吾母曰不然女工猶士之為學不可以貧富少老為異苟不自力何以率下乎吾母幼通書晚好佛者之說置像設而事之甚謹卒之前三日適當歲旦姻戚來致賀笑語終日及屬疾呼侍婢秉燭起坐索湯啜之兒婦輩亟往候視迎醫甫及門則已逝矣時瑜適往省吾父聞訃南奔抵家已五閱月攀號靡及忍不即死以圖不朽惟子其念之潛與太常先生學同志居同里又備員史館為同僚託斯文之雅故五十年猶一日其能忍然乎先生名助字履

信別號古愚父諱某宋迪功郎今贈承事郎祕書監祕書郎先生兩為儒學教授兩入翰林國史院為編修官遂以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年踰七袞耳聰目明壽考未艾子男二人璋居長而瑜為適瑜用廢入官今為某官女一人適陳頰孫男女合十三人璋三子曰應文應元應申二女瑜三子曰朋壽端壽奕壽五女序而銘之于以紓先生之懷且勉瑜兄弟使益謹其承以申罔極之報也銘曰

吁嗟夫人葛覃之勤殷雷之義鴟鳩之均克謹所從宜享其報荷天之寵于光有耀播諸銘章慰其夫君亦勗其子逮其仍昆

危母歐陽氏墓誌銘

金溪危府君之夫人歐陽氏也為廬陵名族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弗仕母趙氏宋室女夫人夙聞庭闈之訓能自謹飭年

二十有四歸危氏府君諱安素清貧夫人躬井臼米鹽靡密之事佐之持其家三十年如一日內外無間言府君寢疾夫人治粥藥達旦不寐府君既不起夫人居喪舉必中禮盡鬻其衣服以共葬祭撫育其孤子昇至於成立外家世蓄瘍醫良方夫人悉取以授之藝成俾出遊四方以廣見聞而昇不忍去膝下夫人察其情乃與之俱至京師昇稍出其術效驗如神隱然名動公卿間有奇疾必以禮延致之因資以具甘旨夫人居而安焉每謂昇曰古語有云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聖人善之汝其守以為戒臨財慎毋苟得由是昇之所赴無貧富貴賤必盡其心重紀至元之四年八月癸酉夫人忽告昇曰我將逝矣汝勿以我故亟歸尋復徧詣鄰家及親戚之在京師者言當永訣後二日乙亥沐浴更衣而化得壽六十有六昇哀毀過情遵遺命

留京師至正三年御史有知昇者列薦于太醫院較藝中式而以名聞被旨補承應太醫歲時幸羣臣扈從未嘗不在其間八年詔復其家九年六月壬子入見于慈仁殿

復被旨升御診太醫祿足以豐其養而夫人不及待矣昇將奉柩還金溪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前期以狀來謁銘始予識昇於灤水之陽觀其作止雍容恂恂雅飭意其必好脩之士而寓迹於醫及考狀所述乃知皆夫人之教也是宜銘夫人有子男一人即昇女四人長適奎章閣待書學士虞集次適洪某艾某傅某孫男一人充閭女一人銘曰

予嗟夫人遠從其子教之誨之俾有祿仕如種既獲如炊既熟委而弗食悲纏風木返柩故山崇崇丘墓庶承茂恩用表封樹

吳母趙氏墓誌銘

金華吳君元圭之配夫人趙氏宋宗室女於奉悼王為九世孫
曾祖時中將作監祖若蘭知徽州婺源縣丞父嗣開未及仕而
卒夫人少孤鞠於伯父年二十歸吳君吳君之家故為著姓族
大以蕃即所居地望號靈岳吳氏至元間江南甫定盜賊竊發
不時吳君因挈家入依城郭賴夫人佐之以勤儉家日益裕內
外屬於慶吊之事有不能舉者多取給焉吳君之在疾也夫人
共養營救有過人之行宗黨為之稱歎不已吳君先夫人十有
八年卒諸孤尚幼夫人躬率之治地于惠曰鄉石塘以葬凡喪
祭無違禮其後諸孤由夫人教咸至於成人婚嫁之事既畢夫
人自謂可以少佚其老而天不假以年泰定二年某月某日以
疾卒得壽六十有四子男三人曰大同曰天驥曰師夔天驥嘗
為慶元路儒學錄尤好學而有文女五人壻曰某孫男若干人
爾後水齋木困銘也不朽

外姑李氏墓誌銘

至治二年春二月外姑夫人李氏寢疾革潛屬以職事走鄞江
上法不得為私親去其月乙丑夫人疾竟不起外舅王公自東
陽以訃至鄞潛既為位哭且使致奠已外舅復以書來曰吾將
以十有一月丙申改葬我顯祖考昭慶節度書記府君夫人黃
氏我顯考文林府君夫人張氏于縣北甘泉鄉我叔祖湖南轉
運使煥章府君墓東南之唐塢而以吾婦祔焉若能為我銘其

下棺之石猶泣執紼也嗚呼夫人諱某字某姓李氏世為婺之東陽人宋吏部尚書大同之從曾孫女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母諱某夫人幼聰慧能知文史非直善翦製縷結事年二十歸王氏外舅用煥章府君蔭補將仕郎兩家門戶方貴盛夫人自處卑約未始以侈靡驕縱有所缺虧逮德祐內附外舅既失世祿行省版授處州路麗水縣主簿復避不就家日益落夫人身治細微絲蓄粒聚以畢婚嫁白首宴娛無異處貴盛時臨終不廢櫛沐夷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二人曰武曰復女五人婿曰黃潛李瀆何涓呂潮何潤孫男二人曰坦曰壻潛不敏無能褒叙令淑受命書辭聊以抒哀思云爾嗚呼銘曰猗歟夫人承貞則秉心初終用無斁泰吾不豐約不嗇曰婦之吉恒其德適爾祖姑返立宅勒銘方珉詔罔極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墓碣

董東彞墓碣

嗚呼是惟東彞之墓始予識東彞鄞江上東彞方妙年論議疊疊庶幾能以古人自任者由是數與之游別去僅三歲而復求東彞於鄞則東彞死矣嗚呼悲夫東彞名復禮姓董氏世為奉化州人自曾祖庭堅祖成已至其父潤無仕者東彞少嗜書不以貧輟其學故衣敗絮無以禦寒擁紙被挾冊坐竟日人莫見其有不堪之色嘗從鄉先生魯月卿為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不復踐場屋益取經史百氏之言鉤微摘隱而求極其根柢間出以為歌詩雜文皆清麗古雅可喜故翰林侍講學士袁公甚

器重之其父晚得末疾老母弱弟姊妹之未有家者居處服食婚嫁之須一資於東彞而後具東彞未嘗少戚戚以動其父母之意其父母亦懽然以忘其憂人以為難鄞胡氏父子素善東彞為治舍館俾子弟師事之東彞深自刻苦與之相摩厲激切夜參半隔牆燈火明滅猶隱隱聞讀書聲惟憊不自休因以成疾度不可起則歸與其父母訣竟以泰定三年九月五日卒於家年三十有三未娶無子以弟驥為之後父命也賴胡氏為買棺乃克以斂袁公為發粟他朋游及方外交又相與合錢為助始克以其年十一月五日返葬于奉化某鄉西圃先墓之次其友汪君敏德以書來曰東彞死且葬子知東彞者宜為銘胡氏既買石以俟矣嗚呼悲夫千里駒不出阜樾人知其國馬而未始見其千里也故予於東彞不敢遽以所可見者為已足獨哀

其年之奮志之未究而死及之序而銘諸有不得苟讓者矣嗚呼悲夫銘曰
生不予前死不予後夫孰尸之俾其父母不得以為子而子不得以為友也嗚呼

陳子中墓碣

子中涿州陳氏名中因以為字年三十有六至順四年六月丙寅終於杭州之寓舍卜以某年月日祔葬于湖州烏城縣菁山下先墓之側其友哲理野臺筮仕為丹徒適以事如杭買石屬予以銘嗚呼予固不可無一言以慰子中於地下抑豈忍言之哉初子中合其同志五六人從予南屏山中丹徒亦在焉欲相率推予為之師予謝不可則皆曰諾然猶有以父兄之雅故執子弟禮者予視子中則畏友也子中每篝燈挾冊而坐恒至四

鼓蚤作殊無憊色其析理據事毫髮不苟間出以為文皆精深縝密可喜而子中莫敢自謂已足不肯急於求售向之五六人者或擢奉常第或以賢書上春官子中獨未嘗一踐場屋去年始走京師就試於鄉闈考官得其文將寘之前列尋復以其說為疑竟棄弗錄子中退自有司嶮崎四千里負笈南還祇家一月而有母憂又兩月俄以暴疾一夕不起嗚呼子中而止於斯耶天者之難必而殃慶不以其類乃若是耶子中之大父德用晦迹弗仕父讓故任連江縣尹以奉直大夫杭州路總管府制曹致仕蓋其先久占籍于涿由奉直公仕江南遂家焉母李氏張氏妻亦張氏外家之女也子男一人女一人皆尚幼異時翰林侍講學士巴西鄧公嘗為子中扁所居室曰庸齋子中請予為之銘予未及為而遽銘其冢上之石嗚呼悲夫銘曰

原田兮沃沃匪重兮斯穆樹之同兮或以弗孰昊天之恩予兮胡彼培而此覆子無憂兮不復神之聽之兮後其式穀

蔣君墓碣

蔣君敬之名宗簡生三十有一年而死其友王厚孫以述遺言來屬於予曰宗簡生不及從子游死而得一言為不朽之託猶不死也嗚呼予之固陋何足以知敬之敬之之望予則至矣敢不諾敬之上世居潤之金壇宋南渡時七世祖兵部尚書少帥莊簡公猷始遷四明其後多至顯官而敬之曾大父應鼈大父與可父復祖皆弗仕母方氏敬之幼爽敏有雋聲程先生端禮歸自江東敬之以弟子禮見獨居旁舍數歲凡天人性命之本古今治亂得失之迹靡不參究郡庠延敬之為小學師諸生多貴游以其年少頗易之敬之於疑義數語而決以文來就正

隨所治為加潤色頃刻數十篇乃大悅服尋挈其徒寓湖心僧寺聚易詩春秋諸家之說而折衷焉試有司不偶輒散棄其舊作或謂敬之不以盛壯時挾所長取祿仕獨用古文自詭奚益敬之嘆曰使吾理明氣充其為文於決科何有得不得命也文有古今之異耶既而稍出遊江湖間遇臨川危素於金陵與語意合欲偕至京師以母老不能去買未見書數百卷以歸翰林柳先生貫得敬之所為文擊節不已方為具薦檮而敬之已屬疾遂不起至正元年十月十二日也貧無以治喪天台陳廷言嘗主郡教為言於太守及寓公率朋游之士合錢為助以

其年十一月某日葬鄞縣陽堂鄉桃輿先墓之次敬之娶趙氏有子男一人曰僖女二人所著有易集義詩答問春秋一簿要義總若干卷文集十卷藏於家敬之為人介潔篤於自信重然

諾恥為小廉曲謹人多稱其經學詞藝而其卓然欲有所樹立以自附於古人者未必盡知之也昔之豐於材而嗇於年如王逢源邢惇夫輩蓋有之矣此兩人得臨川豫章而其名益彰敬之有程先生以為依歸視昔人可無憾尚矣以區區之言為予不讓而銘之者姑以慰其來意云爾銘曰

進而未見其止若有以為而今已矣昭明在上其藏在此

呂君墓碣

君諱機字審言姓呂氏在婺之永康為大家而君之父水西翁為其鄉之善士翁兩子長曰權次即君權早卒翁既為之報服後十年而君亦卒翁年已八袞矣哭之尤過乎哀又三年而翁遂卒權之墓予實銘之翁之葬也其家復以銘見屬而君之墓猶未銘因并以為請君曾大父諱楚大父諱懋父諱汲水西翁

也其出處之大畧具如翁墓誌母朱氏生君十年而卒君既失所恃稍長刻意於學通春秋左氏大旨好讀司馬公資治通鑑而窺其理亂得失之故水西翁居家庭處族姍里黨各盡其道君孝於女而敬於兄事必咨而後行撫育二妹逮于有家服食器用僅無缺而已有餘貲輒以買書教子待賓客朋友有禮樂振鄉鄰之急人或懷嶮巖以相傾忍弗與較皆綽有父風娶何氏宋直華文閣樞密副都承旨子舉之曾孫女前卒葬義烏縣明義鄉之蜀山後十四年而君卒於至正三年十一月十日得壽五十卜以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合葬焉子男四人長燧次烟次烜以水西翁命為權後次煥女一人適胡必慶孫男一人舉女六人昔韓退之誌殿中少監馬君墓謂吾年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其言反覆感愴讀者莫

不深悲之予乃以二十年之間銘君父子兄弟三人而予亦既老矣過君之墓而讀予銘者孰知予言之尤有足悲也夫銘曰太古之世父不哭子嗚呼悲夫君之兄弟忍去而翁相踵以死君則有子子又有孫翁沒不亡昭以刻文

方君墓碣

予為諸暨州判官之二年州人方君卒後一年予受代去又後十二年而其子始來謁銘予雖不及識君而聞之_君死有足悲者乃為之銘曰

方雷之興肇自西陵彌涉有叔有紘炎精否紘初南徙子孫蔓延睦莆田其在於睦有處士生唐末由睦而越宋興國初教復徙居家于諸暨綿綿十世是繼是承維君高曾曾祖天祖曰堯卿咸涵之太學諸生其父曰鎰處而不出

義以為尚嗇已裕物母氏曰張來歸方生君兄弟而年弗長澤君之諱玉泉其字能竭其力成父之志惠于族姻爰及鄉鄰大治講舍私淑乎人父病未衣不解帶侍醫澣心勦形瘵逮父之亡哭踊過傷以毀致疾莫能勝喪故患疽背伏毒于內旅且一紀久以疾及茲復作湧其外隆然龜穹鬱血不潰創鉅痛深弓卧苦仰天而呼曰死矣夫猶有宅窆幸緩須臾夙興力疾筮兆卜日穿土為窆宿而畢需旦告遷啓塗飾棺填池引發跣獲弗前掖以家僮行凭其肩柩至于壙禮從報葬既贈而行歸視虞牲甫及虞遂以瞑君妻某氏哀君之死曰我何尤酷罰至此子男穰穰未壯而孤悲啼摧慕絕而復蘇童孫焯燁其泣呱呱忍未殞滅誠漉血圖堅山石以謹歲月致戊辰五月庚寅君卒之日後父九旬三十有九維君之壽

度地起墳栖碧之原鄉曰花山里曰白門十有二月葬日丙申
距君封樹左二百步曰鳳凰山方氏大墓天道之嘗
孰尸元化貿乎否戚俟天之定子孫其昌銘以識之揭諸幽堂

東陽李君墓碣

君諱謙亨字伯讓姓李氏婺州東陽縣人李氏宋之宦家族最
蕃行以所居縣東南為別居縣之東者以吏部尚書寶謨閣直
學士大同顯尚書之父贈太中大夫侃則君之六世祖也曾祖
鑑弗仕祖逢子登仕郎父世衡仕皇朝終於平江路儒學教授
君幼穎悟教授君授以書強記不忘而知其大意稍長能為詩
文年十有七教授君歿事母陳氏盡孝家事皆身親之友愛其
弟異亨願亨尤篤異亨蚤世鞠其孤如己子有妹適外舅月泉
書院山長胡公得之子道生胡氏同縣大姓久而家益落君

資給其妹甚至

誠其家無俾姑知之及妹卒姑臨其喪親室

中蕭然輟哭謂

知而妹之貧若是而妹亦不以告

我豈非恃汝兄

調耶吾復何憾既而胡君與道生相繼

歿無嗣君曰立後族人責也吾為子婿亦安忍使其父子之

勸吾

卜地以葬或勸以仕君應之曰子

殞於空堂

家自太中府君而下尚書父子起世

科致顯位賞延弗絕際今

聖時吾先人及尚書之裔又咸

有官簿為吾宗之榮不已多乎吾誦先人遺書課子姪使不墜

其緒業躬耕畝畝出租稅以奉公上可也奚以仕為因自號卧

雲道人以見其志至正五年十二月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五

十有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縣南西部鄉之黃塢妻胡氏

子男四人長思齊由鄉試補儒學官歷建德之遂安集慶之句

容兩縣教諭當遷而未調次思義次思忠前三年卒今祔于君墓側次思誠女二人適徐祐朱福孫男二人所為詩文有卧雲小藁若干卷藏于家君葬後九年思齊始以君內弟陳士元之狀來謁銘狀稱君孝友出於天性見義必為待人有恩而不苟阿其意皆可勵薄俗而惜其不少出所蘊以自見於世夫能以施其家者達於親黨以及乎鄉人豈非孔子所謂是亦為政者雖不有穹官峻爵豐功偉績亦足以不朽矣銘曰

有開其先發而不舒有承其後靡亟靡徐乃於其間遺榮弗居細行必矜終始不渝孰昭其潛序而銘諸

玄和明素葆真法師陳君碣
君諱彥倫字鵬舉姓陳氏世為鄱陽望勢父某隱居弗仕君其仲子也大宗師開府張公用清靜寧一之說密贊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

七

世祖皇帝無為之治歷仕

四朝為

國元老其門人高

弟冲粹立素貞靜貞人何公思榮獻肅文貞元範先生薛公羲並以材猷學術克左右之故家子弟思自拔於流俗者多樂從之游君年十五至龍虎山何公見其音吐洪暢風神秀朗深加器重遂使受業薛公所薛公精於立學尤善為儒家者流之言君朝夕咨叩務究極其旨趣然於酬酢世故亦未始憚煩何公得李氏舊居於貴谿之英林令君躬泣土木剏置祠宇成宗皇帝賜號曰萬壽德元之觀凡屋室物器在其法所宜有者靡不畢具何公以君為能為君曰吾遭值盛時蒙被

君師之力常恐弗克負荷將以是為逆釐儲之地庶幾補報萬一非直是觀美而已汝其擇人以圖永久既而得詹處敬于有興王景平等命以次相授受且延名儒淑其徒俟成人而簪

褐之處故等亦能與君同其甘苦銖積寸累買田若干畝以益其食歲饑貧民多賴以活植巨杉數萬株俟他日有所興葺於此乎取材焉泰定三年集賢以君名聞特授立和明素葆真法師提點觀事

今上皇帝至元元年荐被

璽書遷提點龍興王隆萬壽宮

辭不赴其文室四旁多古梅扁曰梅雪觀之東有處敬所作天隱堂而其西有景平所作茂脩館空山野水蕭爽靚幽名花珍木交映森列君日與高人勝士酣嬉其間不知老之將至也至正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俄示微恙化去春秋五十有四君所稟承自正德弘仁靜一貞人毛公穎達元成文正中和真人夏公文泳而下九人繼君者處敬有興景平等七十有五人薛公冒炎暑歷嶮巖卜善地於鹵谿將以某月某日歲君遺蛻乃為書俾弟子趙宜裕請勒銘以昭玄蹤方今寄跡老子法中而受知朝廷者無不取貴顯君獨深自韜晦休休焉青雲白石之間蓋其所存有非世俗所得而窺者是不宜無銘也銘曰
用其勤道之園安其適德之宅以返于冥極

廣莫子周君碣

吳興計籌山老子祠真人杜公主之其二弟子曰姚季安先生曰廣莫子周君真人僊去姚先生嗣掌祀事周君始來延祐六年也君諱德方幼失身干戈中不知父母所在僅僅如為杭之海昌人流落野馬羶裘之鄉踰沙漠不啻萬里其地宜瓜宜蒲桃間以進果至京師見道家衣冠心甚慕焉且聞杜公有道之士決意求師之時已五十餘矣立教大宗師吳公善其精於譯語任以庚桑楚之役將使因從師而訪鄉里為奏請 璽書住

越之龍瑞宮凡六載而謝事君自恨少不學至是一意讀書山中所居室設老子像而列道學六君子其旁朝夕敬禮之題其室曰不自恕齋別號廣莫子坐卧一榻積書數千卷皆貞人故箴繙閱偶有得則疏以別紙歲久成巨帙義理淹貫心識融會時出以析疑問有儒先所未發性不飲酒日唯升堂一飯影不出山餘二十年君於姚先生為後進而先生雅愛重之常凡事馬每夕必過君茗飲論說至夜分乃罷未嘗輒廢一夕寒甚力疾手書形離知去同乎大通八字而以書道其平生大略與先生別俄側身而逝年八十有一某年某月某日也室內若有異香云先生奉君遺蛻窆于山之麓且謂旦暮從子卜鄰後數月先生果不起兆域相距十步而近真若相依為命然集賢直學士揭公勒文于姚先生碑附見周君而弗能詳句曲外史張天

雨序其事俾其弟子凌某立石姚先生碑側為廣莫子周君碣而屬金華山人黃潛系之以銘使百世之下知斯山有斯人也斯世有斯人也銘曰

行也茫乎其若浮止也泊乎其若休孰知夫德人之天游初無去而無留伊廣莫之境又孰為華屋而孰為山丘也耶

墓記

八世祖墓重建石表記

宋黃府君諱景珪字叔寶婺之浦江人潛八世祖也府君父諱昉字明仲母于氏墓在縣西花橋之南而府君墓在縣北之後夫人朱氏子一人諱琳娶宗忠簡公澤之女弟始家于義烏是為潛之七世祖孫三人伯曰璣仲曰益其季諱中輔則潛之六世祖也自是族日以大舊譜所載間有脫略其可見者曾孫

萬頃昭祖紹祖公顯公煥無咎少亮潛之揚祖九人諱紹祖者
於潛為五世祖立孫伯謹簡天壽慕韓某伯昌必大伯信夢符
伯恭三畏伯紀桂發維介子唐英綱鎮十八人諱伯信者於潛
為四世祖累贈朝散郎朝散公有子三人長諱夢炎朝散大夫
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
次忠翊郎權安慶府望江縣令焱次太學生熒朝請公未第時
嘗刻石表府君墓年世殊 或竊取其石而去或據其墓垣外
餘地而有之太學生之孫可久望江令之孫可傳等始按其籍
悉復故地遂伐石重建此表俾潛志于下方潛朝請公之曾孫
承節郎諱堦之孫皇贈中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江夏郡
伯諱鑄之子其生也後無從備聞上世事府君之年壽卒葬與
凡行事雖逸其傳而子孫衆多有以彰積善之餘慶是用叙次

世系訖于功總譜所弗具莫能詳也袒免而下今又六世譜之
所及百五十人亦不得而盡著焉至正七年春二月甲子八世
孫潛謹記

先祖墓銘石表記

嗚呼是為吾祖考黃公祖妣徐夫人之墓自我先人奉柩合葬
于茲十年而潛誤玷科名叨塵官使又二十有八年乃得請而
致其事德薄位卑所以榮其先者寵數有限後四年欽承

上旨起自退休入直翰林備員侍講始用著令得推恩二代比

年兩膺 錫命公初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

江夏郡伯再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
侯夫人亦自江夏郡君進封江夏郡夫人惟黃氏婺大姓由金
華散處他郡者仕宋多致顯官而公七世祖諱昉六世祖諱景

珪仍居婺之浦江五世祖諱琳娶忠簡公女弟又徙義烏而為其縣人未有出而仕者高祖諱中輔以文學行義知名轉運使薦于朝將授以官命垂下而卒曾祖諱紹祖復隱弗仕祖諱伯信迪功郎累贈朝散郎妣宗氏忠簡四世諸孫女累封安人考諱夢炎高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方氏陳氏贈宜人有子曰垓方氏實生公諱壻朝請公第二子也朝請公遇明禮當任子輒推以與其姪故公兄弟無用廢入官者公僅以進納補承節郎而不及祿生於嘉熙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卒於今大德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東陽徐氏曾祖諱楠祖諱忻考諱彬高祐七年進士嘗以奉議郎行國子正與朝請公並入淮西淮東制幕為主管機宜文字會改建兩淮宣

間又同辟幹辦公事故以夫人來歸而公以疾廢夫人安於命分育我先人為子以保其世業三從之義靡所缺虧生於高祐四年八月一日卒於今大德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墓在縣東北崇德鄉東埜之原與先塋相望葬以十年八月贈封之制下則至正七年十月八年十二月也一子即我先人諱鑄用朝請公遺澤補將仕郎宋亡遂絕意仕進後五十年乃以恩受封終於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孫男五長即潛次溥次浩為朝請公長女之子劉應龜後更名鼎次謀次滋為朝請公長男垓之子願後女三適賈師夔劉咸生劉拱辰曾孫男六檣樛梓樞杞植女二適陳克讓劉道泰立孫男八璿瓊璋瑞瑄琛瑋瑛女三嗚呼昔歐陽文忠公作龍岡阡表於卜吉六

十年之後自以為非敢緩也蓋有待也潛哀謝之餘繼罹憂患
苟存視息以終天年寧復有所待乎 詔使在門義不俟駕
龍光赫奕有隕自 天褒大顯榮貴及泉壤則文忠所謂遲
速有時不克有於躬而足以表見於後世庇賴其子孫者也虔
奉 命書展告立宅感慕涕泣不知所云姑序其梗槩于茲
石表嗚呼來者尚有以知其所自而永永不忘哉至正十年八
月一日孫男潛謹記

先考墓誌銘後記二首

先君既葬且免喪潛起自草土復從薦紳之後因得乞誌銘書
篆於同年三鉅工顧以糜身下列久未克歸入石暨蒙恩外補
以先夫人春秋高不俟引年納祿而歸將礱石以刻而奄罹大
故惟先君荐膺宗贈祠版已屢改題誌銘書篆不宜尚仍其舊

先夫人之葬僅序歲月納諸壙而未嘗有以昭示于後人潛憂患
餘生退休田里無絲奔走俯伏大人君子之門以請懼因循廢
缺愈重不孝之罪謹以其文摹勒上石而以其所不書與未及
書者悉系于石陰初朝請府君之姊適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
書記王公困金嘉熙戊戌進士有女作配于儒林郎兩浙西路
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丁公應復實生我先君年十有二
朝請府君見而奇之承節府君以疾廢遂俾育先君為子儒林
公世居吳興朝奉郎伯虎嘉定癸未進士於公為考中大夫直
寶謨閣太府少卿擘慶元丙辰進士於公為祖公方以考舉及
格待班而德祐失國公亦失世祿家日益落先君迎致侍養終
身歲時為位以祭惟謹此誌之不書者也童氏金華大姓先夫
人之曾大父恮迪功郎臨安府錢唐縣尉大父必遇迪功郎紹

興府嵯縣主簿父承信公娶俞氏以寶祐四年六月十九日生先夫人年二十歸于先君後先君十二年卒至正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八十有八其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柩柩于先君之右先君受封五年卒官七品潛自國子博士出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始贈先君奉政大夫祕書監丞驍騎尉追封義烏縣子先夫人進封義烏縣太君潛之婦王氏昭慶書記公曾孫女亦自宜人加封義烏縣君潛既得謝而

廷議妙揀文臣付以史事旁招疏賤俾預討論使者及門先夫人之殯在堂已九日矣服除乃拜祕書少監致仕之命累贈先君中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先夫人追封江夏郡君孫男禱已卒梓國子學生今用廕赴吏部銓女嫁惠州學正陳克讓者亦已卒次嫁劉道泰曾孫男又三

璋瑞瑄女一此誌之未及書者也然所謂考其所自出者蓋有不容盡泯所謂贈典曰隆者固逆知其可必潛是用推述而備著之先君之嘉言懿行先夫人之淑德令儀雖非不肖孤所能稱道祖父姻亞官封卒葬之詳來者或有稽焉至正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男潛謹記

潛立石未幾而被上旨落致仕入直翰林備員侍講比歲累蒙推恩褒及於二代承節府君初贈中順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徐夫人初追封江夏郡君再追封江夏郡夫人先君加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再加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先夫人兩追封皆江夏郡夫人潛之婦王氏亦兩封江夏郡夫人間者潛以衰朽乞身而退始克親奉

帝制展告以禮俄復拜名還之命未遑有所登載茲幸得諸歸
守先隴乃序次其略附見于石陰之下方曾孫男又三琛瑯城
女二玄孫男一道永至正十年七月七日男潛謹記

外舅王公墓記

外舅王公之歿遺命屬潛誌于幽堂潛方竊食輦下既蒙

恩外補乞身而退俄被

旨落致仕復玷朝行及得謝而歸

則奉襄大事已久潛亦老而耄及之矣念他日不可無以藉手
見公於地下謹追書其所可知者俾揭于墓之原公諱桂字仲
芳姓王氏月谿其自號也其先汲人宋渡江初五世祖琳避地
南來家于婺之東陽暨四世祖徽咸弗仕曾祖諱師伋以子貴
累贈中奉大夫妣宗氏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贈觀文殿學士忠
簡公澤四世諸孫女通判衢州夔之曾孫女累贈令人寶章閣

學士劉公克莊銘其墓祖諱困金嘉熙戊戌甲科進士授從事
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未上而暴卒妣黃氏我高祖贈朝散郎
諱伯信之女曾祖太常丞樞密院編脩官左曹郎官朝請大夫
致仕諱夢炎之姊朝散與中奉為友婿故以長女為其家婦考
諱沂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塲妣張氏初昭慶入奉
大對臚唱之曰太師魯國喬文惠公行簡為首相立殿上退遣
吏賀曰當以衣鉢相傳蓋謂其居同里同以四十餘為殿試第
五人也而不料其竟不及祿母弟曰鎔前十年已擢龍飛第踐
敬所至內則郎曹寺監外則監司帥守終於中奉大夫直煥章
閣荆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撫兄子如己子由是文林以恩補
官公本宗氏子令人之從孫也煥章遵母命俾為文林後亦以
恩補將仕郎公生長宦家自少親炙諸老痛洗綺紈子弟侈靡

之習而刻意於學為文操筆立就若不經思而藹然有前輩之
典刑尤工於歌詩樂府駢四儷六之語善楷書端勁方嚴得顏
柳遺法南嶽有鎮南之殿四大字乃煥章將漕時令公代作迄
今猶存人莫知為公之筆也隨侍宦游歷七閩三湘且久留江
上多所見聞遭時艱虞頗慨然欲以事功自奮際今 聖代
四海合一分命重臣坐鎮南服號曰行省承 制署公處州
麗水縣主簿公不敢辭受而不赴自是絕意於仕進徙居別室
開門授徒生計日衰筆跡自適安常處順既壽而康重紀至元
之五年某月某日不疾而卒享年八十有四書訓誥十卷
詩文雜藁十卷隨筆一卷娶李氏寶謨閣直學士吏部尚書大
同從曾孫女前公十有七年卒子男二人長武次復並為外家
李氏婿武後公某年卒復今獨承其家女五人長即潛妻累封

江夏郡夫人潛之曾祖姑歸于昭慶而公以女歸于潛篤世姻
也次適李灑尚書四世嫡孫次適何德光次適呂潮某州司法
參軍友德四世孫次適何德澗孫男二人坦塤坦亦已卒女一
人凡子孫若婿若外孫男女合三十有二人先是煥章葬縣北
甘泉鄉廣陵寺之後山構祠宇割田四十畝有畸俾寺僧守之
而僧悉以田質錢於富民公銖積寸累贖而還之晨香夕燈之
須賴以無闕公又以昭慶墓在縣南之東姜族子或竊其地券
售於豪家有司弗能直文林墓在縣南之桐川又數毀於盜遂
卜地於煥章墓東南之唐塢遷兩世四喪及內子之柩以昭穆
序葬仍虛其左以為壽藏旁置家舍名之曰繼庵示子孫使勿
替其承也公既歿二子以至正某年某月某日奉柩即公所自
為執槨安厝焉始公命潛銘外姑之葬而自銘其壽藏曰生吾

順兮歿吾寧魂氣超騰兮風露
佳山佳水兮佳城鬱鬱吁
嗟兮吾其寓形此室銘成而不及自誌其平生本末爰以屬於
潛惟公之盛年有官而無位晚復抗志事外故其素蘊不少槩
見於設施潛所書若甚簡畧而皆有可徵不敢效世俗巧飾誣
言以為欺也至於系序官伐姻亞之詳雖細弗遺不暇一一裁
以古書法而去其繁冗誠懼夫後之人日遠日忘也過而覽者
幸無誚焉至正十三年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庚申婿翰林侍
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潛謹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續彙三十八

塔銘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榮祿大夫大司空大都大慶壽禪寺住持長老佛心普慧
大禪師北溪延公塔銘

至正八年春三月十九日

皇帝御明仁殿大司農臣篤麟鐵穆爾言故慶壽住持北溪禪
師際遇 先朝躋學極品碑石未建行業弗彰請令韓林直
學士臣潛為之辭翰林學士臣宗瑞書其文以賜今住持臣僧
顯儀俾刻焉夏四月十四日宣政使臣鞏卜班入對 明仁
殿謂篤麟鐵穆爾嘗任翰林學士承旨宜就令篆題其首
上悉可其奏臣潛頓首受 詔謹按顯儀所上行狀禪師諱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一

一

智延北溪其別號也族高氏自大父而上占籍雲州世以行義
稱於鄉父某當 國家龍興之初奉 命招撫河朔因定
居于彰德母楊氏感異夢而生禪師幼失母鞠于繼母劉氏始
在襁褓中見經卷輒書而呻嘍欲語每啼泣得經卷即止非歲
與僧遇必斂容興敬人以為宿習而然及就學讀書善強記而
通其大意稍長懇求出家父母弗能奪遣之師事鳳林某公鳳
林以其克勤于道每指以語人曰此吾門精進幢也既得度受
具出遊諸方聞汴洛汝漢之間講肆甚盛孝嚴溫公見地昭融
辨說無礙柱受業焉由其戶庭而造其間與談經感雨花之瑞
老子其學者無不歎服被 旨南邁主長生御講于興化大
弘圓頓之教一音所及隨類得解人以為一佛出世碩儒魁士
或欲預聞至道必為之徹去藩籬而開示以佛之境界率皆生

信而贊詠焉尋徙 之囊山道價愈隆鳳林之歿抗策北
以中心喪偶關傳燈錄有所感發乃走京師謁西雲安公于大
慶壽方丈究 外別 之旨一旦豁然頓悟西雲付以衣而為
說偈曰它時太液池頭月定向松軒照錦衣蓋期望之有素矣
禪師殊不自矜益務韜晦

仁宗皇帝在春宮聞禪師名俾駙馬太尉審王傳令以居彰德
之天寧仍即慶壽開堂演法審王欲便于咨叩請以居呼奴之
私福會西雲示寂 朝廷以慶壽禪宗第一刹非德器之重
道眼之明力量足以荷擔大事者莫宜尸之乃詢于藜林大知
識僉謂禪師西雲上足當補其處

仁宗方以萬機之暇游心聖教且雅知禪師勅近臣函香有司
具威儀送之入寺賜號佛心普慧大禪師法席肇正學徒咸集
禪師一一辨勘而策勵之退省其私而升堂入室契心印於言
下者甚衆王公大臣稱譽之不置 上每幸慶壽數顧而與
之語特授榮祿大夫大司空領臨濟宗事前後賜以金玉佛像
經卷及它珍玩之物數十事秘府所蓄名畫凡涉於佛氏故事
者悉出以示之

英宗皇帝以禪師 先朝舊德每入見必賜坐訪以道要命
於永福寺與諸尊宿校勘三歲將鏤銅為板以傳後因屑金書
藏經慮前賢撰集之書或有偽濫復命之刪定焉禪師久居大
刹年老倦於應接投偈拂衣而退 帝師聞之曰方今扶植
教門不過數人安可聽其去亟使追之既至勉之曰若之去則
高矣其如教門何慶壽之大豈不足容一榻 厭於人事少休
其間可也禪師乃還居于西堂頃之竟拏舟歸天寧人聞禪師

老而不衰望其復起俄以元統三年冬十二月二日遺偈而化
春秋七十九夏 十 弟子數百輩嗣其法者二十六人先是
參知政事某人右丞某人來問法款語終日謂兩人曰老僧非
久于人世者歲暮必永誤矣幸以私護為念兩人竊異其言及
訃至皆大驚弔哭致奠不覺其過乎哀其徒用闍維法得舍利
分建塔于天寧及慶壽之祖塋禪師始領寺事律已以嚴而御
衆以寬執事必用能者居歲餘而庫有積錢廩有積粟增置規
運之所善治殿堂門廡煥然聿新禪師謝事後議者請如它官
寺立司存以專其出入未幾而僧徒所給朝夕弗繼貨戶患其
煩擾亦皆棄去賴 朝廷明于德納而知其非便訖罷去之
衆乃少安壽安山住持宗主大司徒洪公稱禪師物我兩忘而
未始忘憂國之心其護教如大慧杲公其蒞事如遠錄公人以

為知言夫百千度門同為一事無作而作非涉有為禪師兼宗
說而俱通達理事之不二以佛之福慧而自莊嚴其光膺
帝眷師表人天夫豈偶然哉臣潛遊乎方內于禪師之道未能
有聞奉 詔屬辭姑述其感緣應迹之萬一云爾銘曰

法流東漸空有殊宗孰究其極俾歸于同卓哉上士冥探道妙
說而常默寂而常照單提直指洞徹心源實非教外別有所傳
應機而起出逢熙運佛日重輝法雷普震為利益故示現有為
五緣畢具四衆咸依世歷 三朝位崇一品遺榮弗居翮其
遠引白駒在場繫之維之法筵龍象非可繼羈七十九年如一
彈指來也雲凝去也風止寂寂歲寒山空道行承之有人載鴻
其聲詞臣作銘刻茲貞石學人是瞻永有矜式

佛真妙辯廣福圓音大禪師大都大慶壽寺住持長老魯

雲興公舍利塔銘

臣潛既承 詔撰述大慶壽寺北溪禪師舍利塔銘繼北溪
居慶壽者曰魯雲禪師併以命臣潛臣宗瑞臣篤麟鐵穆爾為
之銘及書篆俾刻之茲碑魯雲于北溪為法門兄弟今住持臣
僧顯儀於魯雲為法門之猶子臣潛謹奉 詔即顯儀訪得
其道行之實而論述焉禪師諱行興號魯雲俗姓李氏世居鄆
城父潤贈奉訓大夫濟寧路兗州知州飛騎_尉追封鄆城縣男有
子二人長曰泰承事郎河南江北等處儒學提舉次即禪師少
穎異入鄉校從師授書日誦數千百言僅一二過輒記憶不忘
十載遘疾危甚兗州君禱曰若幸而有瘳當遣之出家翌日果
無恙即送其鄉之樂聞寺禮寺僧端公祝髮尋受具戒及父母
歿皆歸廬墓三年然後去鄉人稱之禪師初遊講肆究唯識圓

覺凡疏鈔若干卷研覈無餘蘊者年宿學莫不降歎自以為不
及最先為龍岡聰公所知延居教庠一日忽自念曰名相之學
筌蹄爾未足以超出死生及棄去北入京師謁大慶壽西雲安
公一見若有宿契留三年而盡得其道西雲喜曰它日大弘吾
宗者必子也出世主海雲十年之間百廢具舉俄以省墳墓辭
歸鄆城久之

英宗踐祚首命召還京師俾於聖壽萬安寺與一時高德名流
校讎三藏禪師博洽而精詳魯魚亥豕多所是正聲譽籍甚
上聞而為之嘉歎不已被 旨主竹林越三年汝州之風虛
席不遠二千里遣使賫香幣請禪師主之寺眾遮留不得去禪
師曰道行於一隅孰若行於四方眾乃唯唯而退遂赴風穴之
請道果大行於汝漢間尋復勇退寓迹於壽安山

文宗時起主趙州之柏林祖塔久不治亟加嚴飾而一新之丹堊炳煥遠近莫不瞻仰贊歎尋請於

光祖國師之號 上嘗咨訪時之高人士僉以禪師對特

降 璽書命主大慶壽寺開堂之日又刻玉為印以賜之其

一曰慶壽長老其一曰領臨濟一宗蓋異數也先是寺之土田

園林庫藏邱肆碾磴之屬悉掌於官出納之吝細及豪分醴粥

不充衆皆離析禪師力言於時宰乃為奏罷所司而以恒產悉

歸於寺自是諸方衲子川奔雲聚鐘魚之聲旦暮弗輟師日率

衆焉 國祝釐且大闢宗乘以開導之使如客得歸如醉得

醒士大夫有慕其道而造其室者聞一言媿熱而濯清風病暍

而飲甘露虛至而實還迷往而悟反宗風以之大振而西雲之

言於斯尤信 上益加禮遇俾功德使閭閻奉銀章及名香

上樽以賜焉

今上皇帝臨御之始

皇太后命御史中丞趙世安至寺建藥師會七晝夜越三日禪

師定起謂左右曰佛殿前放大光明若等知之乎即聲鐘揖中

丞與衆共觀果見光燄陸離上徹霄漢經宿乃散竣事之日禪

師升座敷宣第一義諦聞者咸悅日入申俄索筆書偈曰縱橫

妙體任蹉跎勝會周圍迴出窠斫倒這邊無影樹白雲影裏笑

呵呵投筆而逝元統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世壽六十僧臘

五十訃聞奉 懿旨賜賻二千五百緡停龕五日祥雲覆頂

圓如車輪縑素莫不膜拜感泣龕出之日鏡鼓幢幡喧城塞道

送者數千閣維三根不壞奉舍利建塔附于樂間及房山諸祖

所度弟子若干人禪師暇日游戲藝事詩律則雅而不俗字畫

則道而不媚中書李公孟張公珪翰林李公謙劉公廣趙公孟
頴集賢宋公渤李公衍王公約皆方外交也蓋菩提達磨之傳
至曹溪而支分為二至臨濟而派別為五以臨濟子孫相次專
慶壽法席者海雲簡公蹟庵某公西雲安公北溪延公暨禪師
五人而秋亭亨公及今顯儀繼之奉

天子命佩以印章而主領其一宗則自禪師始非特為其徒者
敬信之上而

人主下而公卿士庶無不敬信之本末始終光明俊偉如此臣
潛是用備著其事播之聲詩以詔永久使四方學者知其所宗
而來取法焉銘曰

曹溪之傳源遠流分派為臨濟蕃蕃子孫有大比丘克世其業
上距流濟十有九葉化行京邑名簡

帝衷獨持祖印為時大宗五會說法無彼無此密禪至化大開
多士甘露法雨如注如傾洪纖高下各遂其生扶植教基有墜
必舉力摧魔峰為眾依怙去生即滅斯理之常白雲無迹明月
有光 詔使儒臣勒解焯實垂休無垠千載一日

上天竺湛堂法師塔銘

師諱姓澄因其字以為號曰湛堂家本越之會稽故又以越溪
為別號父孫君滿母姜氏夢日輪從空而墜既覺初日正照其
榻師遂以生幼有異質四歲戲拈筆為佛像授以經文即能成
誦若宿習焉至元丙子出家投同邑佛果寺石門殊律師明年
祝髮又明年受具戒持法華諸經為日課石門謂三世佛法戒
為根本教以探律藏而通其遮性雙單制聽止作之義歲乙酉
始依佛鑒銘法師為天台之學聞鼎山舉法師講席之盛更往

依焉尋歸待石門時弘公道夫靜公仁叟適相密通二公皆宗門巨擘朝夕咨叩得益為多逮石門示寂乃謁雲夢澤和尚於南天竺一見深加器重厯居其清班要職天台國清寺實智者大師行道之所或據而有之且易教為禪師不遠數千里走京師具建置之顛末白於宣政院卒復其舊以秘密教不傳於東土因稟戒法于膽巴上師既入其室而受覺海圓明之號又從哈尊上師傳修習法門而究其宗旨元貞乙未入覲於上京賜食禁中復以國清為言宣政院為奏請降 重書加護命弘公主之辨正宗緒扶植教基使來者永有依庇師之力也師欲東遊高句驪求天台遺書先上記其國之嗣王而被國答以無有遂止不行再詣上京陛辭而歸大德乙巳出世住東天竺之興元等寺歲丁未吳越大旱師為說法禱禳好事之家多為感

動捐所有以活其不能自食者死無以斂則為掩其遺骸仍作大會普度之至大戊申遷住南天竺之演福寺郡長官剡上其道行及濟人利物之功于行中書宰臣領宣政院事者轉聞於朝降 重書加護焉至治辛酉驛召至京師入對

明仁殿被 旨於青塔寺校正經律論三藏有司供張歲時錫予為禮殊厚 駕幸文殊關引見問勞賜食正旦及

天壽節再朝于 大明殿賜以無量壽經等若干卷校正事畢特賜金襴袈裟加以御用衣段已給驛券將南還俄有

旨即白塔寺建水陸大會丞相東平忠獻王留升座說法眾咸悅服事聞寵賚尤渥仍降 重書加護進號佛海大師一時

文學侍從之臣皆賦詩以美之泰定甲子以遷住上天竺觀音教寺至順壬申師之居上天竺九年矣是歲六月朔忽擲鼓告

其衆曰吾三位名山逾三十年自行無益世緣有限雖媿不敏古德風烈猶或可舉即說謁以辨才歸龍井自喻衆固留不可竟拂衣歸南天竺之雲外齋歲餘東還佛果以終老焉師所至學徒空集諸方宿衲素有時名者爭趨其座下誨迪獎勵未嘗少倦教乘四晝小大諸部講徹則復始雄談博辨風駛濤湧有疑而未決者析以數語莫不冷然意解晚年篤志淨業晨朝繫念雖病不廢嘗屏絕左右修一心不亂觀門者七晝夜屢感瑞應至於統理庶務瑣細靡密未始憚煩規制庠陋則增廣之居處敝壞則繕完之資用儉薄則經度之不以其涉于有為而忽之也佛果廢不治已久師歸休其中概念石門付囑之意罄已索一新之安陽韓先生為記其事一日衆以月旦問訊如常時師遽迎揖之曰老僧向非退閑十二年幾在半途今日則有明

日則無光陰其可把玩乎煩大衆點視行李用表無常衆為念佛師曰止止佛須自念明日却勞送別黎明衆集端坐書偈置筆而逝至正壬午八月二日也春秋七十有八夏六十有四龕留七日顏貌如生門人弟子咸共奔赴以是月某日奉全身窆于清泰塔院先是師在上天竺捐錢剋流香塔院以奉開山臻法師暨如法師而肖己像於其左至是分爪髮建塔其中及南天竺之明靜塔院以為後人展敬之地師所著書有金剛經集注心經消災經注阿彌陀經句解仁王經如意輪呪經科並行於世所度弟子若干人門人嗣其法而分住列刹者若干人四衆預法會者不可勝計前集慶住山弘濟奉狀以銘為清潛幸嘗獲登師之堂而望其下風聞其論狀所述可信不誣是宜銘也已銘曰

雙林唱滅道乃東大蘇妙悟得其宗法門一柱屹北峰剎源流
潤衆所蒙涵容萬法雲夢宵承以佛海揚宗風殊師異旨旁貫
通會于其極歸于同法雷初震聲隆隆一雲所雨彌太空積之
也厚施也豐退焉不自居其功嚮晦冥息遂長終分燈繼照垂
無窮巍巍宰堵環天龍勒辭貞珉表玄蹤

靈隱悅堂禪師塔銘

至大元年七月二十四日靈隱四十八代悅堂禪師告寂于丈
室遺戒送終如常僧勿循故事建塔仍不得用世間法服袈裟
之衣既為書徧別交游及其法嗣遂書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
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置筆右脇而卧入于涅槃龕留七日顏
色不變天方連雨閣維之日霽色朗然灰燼中得五色舍利大
如菽其徒相與謀以為師之光明俊偉如此雖治命不可違然

不宜無以表人天之瞻依慰四衆之推慕靈隱所度弟子希清
既捐私財造塔且買田若干畝歲度僧一人為永久計而未有
以昭示來者塔成後三十有七年希清及希白等若干人以狀
來謁銘按狀師諱祖閻自號悅堂族南康周氏母夜夢一老僧
來借宿既覺而孕師遂以生宋端平元年八月一日也師幼不
茹葷骨氣清偉家故業儒七歲就學殊非其志年十有三母病
危甚禱於觀世音大士而剗股和藥以進病隨愈母以其與佛
有緣乃語其父俾出家依同郡嘉瑞寺偃上人尋祝髮受具一
日閱華嚴經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忽有省即往見正叟
心公于東林見別山智公於蔣山智問云近離何處師云江西
智云馬大師安樂否師叉手進云起居和尚智命侍香師即拂
衣去見靈叟源公於焦山見斷橋倫公於淨慈倫問臨濟三遭

黃蘗痛棒是否師云是又問因甚大愚脇下築拳師云得人一
牛還人一馬倫顧左右云再來人也倫示疾謂師曰吾必不起
汝宜自勉師泣曰和尚滅度後當依誰倫云柏山介石和尚妙
喜三世孫其往依焉倫逝而介石適來補其處一日室中舉柏
樹子詰師方議擬石抗聲云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言下
頓悟即延入侍司翌日陞堂白衆曰先師之道喜得人矣介石
將終囑以宗門大事仍遣馳書于徑山偃谿聞公聞與語而契
歎曰介石雖往賴有吾姪在師歸廬山東巖曰公在圓通請師
分座衆五百人莫有契其機者九江守錢公真孫以禮聘師出
世於西林辨香酬恩歸于介石

國朝至元十二年取宋之師至江右居人咸避匿山谷間師獨
宴坐一室軍士挾刃以臨之及及頸問曰懼否師曰吾無生死

有何懼乎軍士乃投刃而拜且遺師以白金師亦弗顧它軍士
皆驚服散去一境之內賴以無恐二十五年遷開先法會益盛
名聞于上三十年被命遷東林東林大刹而恆產素薄屋壞
弗治師以所受施資置田若干畝葺殿堂門廡使之一新謂廬
山以匡先生得名購寺旁道宮之地築室而禮祠焉元貞元年
奉詔赴闕入對稱旨賜璽書號通慧禪師并金

襴法衣以榮其歸大德九年靈隱虛席行宣政院俾師主之師
嘗勸一僧云微塵諸佛在你舌上三藏聖教在你脚底何不瞥
地僧罔措師便喝又勸一僧云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僧
擬對師便打一僧新到師問何處來僧云闕中師云彼處佛法
如何住持僧云飢即喫飯困即打睡師云錯僧云未審和尚此
間如何住持師拂袖歸方丈僧休去其機鋒峭峻多此類居四

歲而逝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二四坐道場三十六年惟以紹隆祖道為己任至于崇屋室以安其居廣土田以足其食皆末事耳得法弟子東林住山宗廓等若干人得度弟子慶哲暨布清等若干人有語錄若干卷行于諸方師自髫年受學于馮先生去非先生為時宗工師熏炙之久間出緒餘施於世諦文字多奇作師嘗刻先生之文於東林後人遂以師之文並刻以傳始予徒玩味師之文而敬慕焉茲覽狀所述乃見其深造自得卓焉過人坐鎮叢林荷擔大事末後一着照映古今竊媿向之知師者淺也庸采狀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惟通慧師一世偉人少遵魯誥長探竺墳游戲如幻發為至文曰是瑣瑣匪道所存朝夕咨訪直指心源刊條落葉洞見本根乃受智印乃啟度門乃膺

帝眷道譽彌尊陰注所及如彼大雲隨緣會散以返其真勿豐吾終厥有遺言罔極之報在其後昆金瓶會寶篋巍巍真身表以靈塔勒以貞珉飛聲焯實垂之無垠

下天竺玉岡法師塔銘

至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杭州天竺靈山教寺玉岡大和尚示疾而化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四明年正月三日茶毗得舍利於遺爐中始和尚無恙時有請預為造塔者以偈謝之曰死後茶毗一切身盡收白骨煨為塵何須石塔標名字畢竟當初無此人其人遂不敢復請至是門人四眾失所依怙悲痛號絕願存瞻敬之地乃建塔于風篁嶺下白蓮華院之六唯亭奉舍利藏焉上天竺住山本無夙侍和尚咨詢法要謂不可無以慰其人之思爰以狀來徵銘和尚諱蒙潤號玉岡族海益顧氏父

曰敏隱君子也母強氏祥應法師古源清公之甥女和尚方娠及始生母感異夢年十四棄家依古源于白蓮嘗禮護伽藍神上偶輒仆若荅拜然左右皆驚古源授以經應口成誦命禮院僧一祥為師祝髮尋進具從古源受天台家金剛鐸十不二門諸書即能了其大意會古源歸寂遂師事竹堂傳公以卒其業因苦學嬰奇疾修請觀音懺七七日既獲靈應疾愈而心倍明利勤說勤行自集慶維那分座于南天竺之演福寺湛堂澄公來涖教席法會號為極盛和尚陞居第一座凡所闡揚辭暢旨顯老成宿學咸敬服焉出世于海鹽當湖德藏寺長夏講法華經聽者日千餘人屠沽有為之易業者瑞應之迹不可勝紀遷主演福宗風益振居六年退歸白蓮修念佛三昧依之者益衆日於肇公講堂止觀間語其徒曰吾祖智者所謂風煙山水外

足忘憂妙慧深禪內充愉樂者其在斯乎自是誓不出山行宣政院強起之主下天竺時寺新燬惟普賢殿巋然荆棘瓦礫中因慨然曰吾茲寺成于慈雲二殿尚存則祖師願力有在乃首加葺治次第構諸堂舍然不以經度程督之勞廢教事晝夜演說無倦色率同志修法華三昧感普賢放光現瑞識者知寺之重興有日矣居三年以涉世將迎乖其素志復歸白蓮老馬臨終之夕呼弟子子實法明策示止觀安心之法且告之曰吾生緣殆盡茲惟其時驟稱阿彌陀佛數百聲泊然而逝和尚神資穎秀出於天賦道力純固觀慧虛融志在利它有叩即應入室稟法者若干人登門請益者不可數計嘗求古源塔銘于陵陽年公問以三觀之義其荅如響公擊節不已以為聞所未聞每與一時名士折衷儒釋所談理性之異同無不歎其言簡而理

盡和尚徇緣御物一本于誠所至道俗嚮慕或捨所居或敝寺
宇以延致之在嘉興則有演壽寺吉祥慧光等院若干所在杭
則有壽聖寺瑞光懺院等若干所至于自行之精進修常坐三
昧以九十日為期者七法華光明大悲淨土諸懺法不可期數
而潛德密行證悟所及有未易淺窺者蓋狀之所述特其應迹
而已昔北齊尊者由文字中入不二門以授南岳尊者而天台
大師得之惟其聞而能思思而能修是以極談辯于九旬正位
階于五品啟諸佛之秘藏創一家之宗途或者不究其源流本
末第見初機之人方博綜于言詮未深涉於觀境遂謂此章句
之學云爾不有名德屹立其間解行兼全以身任道曷能使人
信其說而尊其教乎播為銘章貽諸承學庶俾知所務矜式不
徒以慰其追思也銘曰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一

十三

無上佛果成之者人惟解與行車之兩輪卓乎先覺真知實踐
假方便力肆無礙辨圓音所及莫非度門得意忘象何有於言
隨機赴感說而常默冥心絕待照而常寂風行草偃大元其宗
緣離化城委順而終勒辭貞珉用表應迹學人所瞻永永是式

徑山元叟禪師塔銘

菩提達摩以摩訶迦葉所得無上正法來止中土直接上根其
後支分為二而心印獨付于曹溪派別為五而宗風大振於臨
濟至大慧而東南禪門之盛遂冠絕於一時故其子孫最為蕃
衍徑山元叟禪師大慧四世孫也師諱行端元叟蓋其字族臨
海何氏世為儒家母教以論語孟子輒能成誦雅不欲汨沒於
世儒章句之學十一從族叔父茂上人得度於餘杭之化城院
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然能通而其器識淵邃夙

負大志以斯道自任宴坐思惟至忘寢食初參藏叟和尚於徑山叟問汝是甚處人師云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叟又喝師收坐具叟云放汝三十棒叟去師於言下豁然頓悟一日侍次叟云我泉南無僧師云和尚聾叟便棒師接住云莫道無僧好叟領之即延入侍司是時衆滿萬指莫有契其機者叟既告寂師至淨慈依石林鞏公即處以記室相與激揚此事與虛谷陵東與海晦機熙東州永竹閣真為莫逆交尋以靈隱山水清勝往掛錫焉師嘗自稱寒拾里人橫川珙公在育王以偈招之曰寥寥天地間獨有寒山子師竟不渡江而謁覺庵真公於承天復參雪巖欽公於仰山岩問何處來師云兩浙岩云因甚語音不同師云合取臭口岩云懶徑橋高集雲峰峻未識書記在師拍手云鴨吞螺螄眼睛突出岩笑顧謂侍者點好茶來即送師歸

蒙堂居三歲而岩逝乃還浙右虎岩伏公時住徑山請師居第一座既而退處楞伽室擬寒山子詩百餘篇皆真乘流注四方衲子多傳誦之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伏公加盛禮覲師唱其道師微笑而不答末後辨香卒歸于藏叟居五載學徒奔湊名聞京國至大特旨賜師號曰慧文正辯行宣政院尋舉師主中天竺師當久廢之餘為樹門榜而正鄰剎之侵疆治殿宇而還叢林之舊觀延祐丙辰遷靈隱有旨設水陸大會于金山命師升座說法竣事入覲于便殿從容奏對深契上衷加賜佛日普照之號陞辭南歸即拂衣去養高於良渚之西菴至治壬戌徑山虛席三宗四衆咸謂非師莫能負荷其任相率于白于行宣政院請師補其處事聞于朝泰定甲子降璽書作大護持師至是凡三被金襴袈裟之賜二十年間足不

越閩而慕其道者鱗萃蟻集至無所容歲飢皆裹糧而來以得見為幸徑山自大慧中興後代有名德得師而其道愈光師嘗勸一新到僧云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云臨朕礎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又勸一僧云碁盤石砍破你腦門鉢盂池漫爛你脚板僧擬答師便喝又勸一僧云擘開華歆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即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僧休去其機鋒峭峻多此類師以呵罵為門弟子慈切之誨以近人情行天下大公之道藏叟之的傳一人而已師之利它皆陰為之沒齒不言而其道德聞望為朝野所推服荐膺命賜人以為榮而師未始自銜意漠如也暇日以餘力施於篇翰尤精絕古雅石田林先生隱居吳山不與世接獨遺師以詩曰能吟天寶句不廢嶺南禪其取重新如此師生于宋寶祐乙

卯二月十六日以至正辛巳八月四日終於徑山之丈室世壽八十八僧臘七十六其先五日示微疾問侍僧云呼之曾未休吸之尚未舍試問請苦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侍僧無語師良久云後五日看越四日夜分沐浴更衣別眾趺坐書偈云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冰河皎發鐵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化龕留七十日顏貌如生以是月某日奉全身窆于寂昭塔院而分爪髮建塔如化城幻有精舍四會說法語有錄行于世所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而同時闡化於吳楚閩越蜀漢間者若干人其上首靈隱法林中天竺祖銘等狀師行業俾潘書之茲碑潘恭從章甫逢腋之後未能于宗門中嗅薝蔔之香嘗醞醐之味罔知所以措其頌美之辭庸備著狀所述而銘諸庶幾不失其實庶俾得以瞻承夫遺範云爾銘曰

大雄唱滅宗途肇分不有單傳孰開我人巍巍大慧垂陰四葉
門庭之盛規重矩疊法雷普震裂地轟天據師子座四十二年
被遇 三朝便蕃異數王臣順風有巖外護大法棟梁一夕
而推本無滅焉有去來寂而常照碧潭秋月散為千光非同非
別徑山蒼蒼上與雲齊真身常住大慧焉依贊述虛空非愚則
惑直書具文刻此山石

天童坦禪師塔銘

師諱妙坦族金氏婺之浦江人母張夢蓮花產於庭而生弱不
好弄疑然伯仲間祖父謂類已令襲詩書學非其志也堅求棄
俗依同里慧香淨月師既度受具聞北山覺報遠公蜀人通內
外學軌儀峻甚往從之尋又下濤江登天竺山從晦巖照公研
三觀十乘之旨會虛舟禪師以密菴四葉坐鎮靈隱遂委身而

事焉一日室中舟舉古門如何是良遂知處師答以冬瓜瓠子
語舟咄曰如斯見解不離教乘師擬舍荅舟徑拳其面師有省
遽作禮趨出舟即命侍香至元丙子隱于北山之智者應郡侯
聘出世白鶴居再歲輒引去舟時涖徑山召分半座力辭更以
為掌記已而西游吳中從覺庵真公於承天暨領無錫之保寧
辦香酬恩歸之于舟示有所本也尋遷慧山遷華藏退處承天
久之乃赴靈巖居數月復遊于虎丘祖塔下大德戊戌被
上旨仍主華藏行宣政院以靈隱虛席檄師補其處師謝曰夢
堂和尚吾受宿德也位僅臻此吾有它望哉卒不就自是居華
藏餘十年至大戊申遷天童屬當歉歲之後師不以儲待弗充
故拒來者學徒恒數百人延祐乙卯五月五日示寂于丈室世
壽七十一僧臘五十臨終神氣不撓理簿書如平時俄書偈投

筆夷然而逝視去其身猶傳舍焉龕留七日顏色不為溽暑變其月某日奉全身塔于中峰之麓中峰密菴所藏也師雅不欲過為後計遺命俾耐其次瘞之日雲霧四塞行者莫相覩將寔晨曦乍浪下燭其隧若隙光然訖事旋復晦冥衆咸異之師初號竹溪故內翰涿郡盧公數從師游於慧山為扁其室曰竺西人因以為稱云師襟度冲豁與物無競其在華藏靈岩聞有攘之者亟避去不少恡華藏僕夫有舁至中道而棄之者其復來也亦無所芥蒂人莫不歎服焉師提唱簡古善策厲娓娓使四衆忘倦五會語有錄所度普霑等若干人嗣其法者今住慶元萬壽子文等若干人霑實師之族姪知師最詳以師行業請大北丘徑山陵公為之狀以授文屬潛序而銘之潛師之里中子也漫迹四方弗克展謁坐下而接聞師之緒論其何能措一辭用

敢悉取徑山之所陳序其首而為銘以繫之銘曰
教外之傳何同何別我手此拳即廣長舌真機不靈大網已裂
風行草偃非說而說山頽水壞非滅而滅我我中峯下有窳冗
名言罔既尚謹歲月

智者勤禪師塔銘

絕學禪師既示寂于婺之北山智者寺後十有五年其弟子景琳始以狀來謁銘琳之言曰吾師之道固不藉文字以傳然非是無以慰學者之思也潛幸嘗及與師接不敢以不能知師為解謹摭狀所述序而銘諸序曰師諱道勤族何氏同郡之浦江人年十五願棄家歸釋氏父母弗能奪俾依天宮善淨師二十迺得度受具以未究已事參東叟禪師於杭之淨慈東叟逝而石林禪師繼主法席復叅焉一日入室有契即命侍香由是獲

便于咨叩益造其閫域衆咸推敬之尋掌藏鑰於湖之鳳山遂
世出世領同邑之大樓崇照寺至元庚寅也後十有七年西峯
及菴禪師遷道場力舉師補其處又八年廼赴智者延祐丙辰
十月六日示疾而化春秋六十有七夏四十有七其徒若干人
以是月二十二日奉舍利建塔于寺西若干步遵其法也師性
端慤覆行純實不務為矯厲色柔氣夷而辭寡其接學者唯單
提向上事或來求法輒示之以默莫不心領而神悟焉蓋自佛語
心之學播於中土宗唱之盛逮近世而極師獨離一切言說相
以為教用合乎達摩氏之道其垂裕無際誠有不在文字間者
矣師凡三鎮叢林所至興壞起廢為緇白所信向有金居士者
慕而依然嘗囑其家曰吾死亦欲依師其歿也因歸骨塔傍仍
捐田構精廬為永久計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本齋王公為
扁其塔曰同歸云銘曰

皇矣像教因言以宣言不盡意是有別傳來之泯泯機鋒交起
我以其默俾得吾髓山空歲寒遺響寂寥白月在天非指所標
展也德人形容罔既刻辭山石表厥名字

